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四十一回 素父思親成疾教子孫絕欲三年 聖君盡孝垂危聞冰淵忽驅二豎

素臣等吃驚不小，忙問何事。素臣見是懷民上前執他的人懷恩氣喘吁吁，呆了一會，才說出：「周太后駕崩，天子哭暈，滿地亂滾。」素臣聞信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淚隨聲下。諸臣亦感泣涕零，商議喪儀諸事。素臣收淚，囑咐懷恩小心保護聖躬，勿過哀痛。懷恩道：「皇上已命老奴傳語各位老先生，一切典儀，均照成例施行。大皇太后遺詔，即請公相主筆，黎明即鬚髮表，將遺詔頒行天下外國，不必啟奏定奪。坐上純學性成，看起來，七日之內，只有哭泣的時候了。」素臣再三囑托，懷恩進去。於是於喬等參酌會典，定下臣民日孝服飾，咨商禮部，趕緊頒發。次日午後，大皇太后小斂，奉安水思殿。素臣等哭臨，送入梓宮，即承值幾筵前差使。天子過於哀毀，到第七日，果然不能起立，諸臣著急。太醫下藥，竟至不能落咽。素臣執事頗煩，恭敬悲哀，心神攪得不定。天子知其操勞太過，忙叫懷恩慰譬。素臣亦勸天子節哀。因素明添派龍、麟進班，自己告假出來。哪知病勢竟日漸加增，到了十日之後，精神委頓，不思飲食。內閣議上尊溢，須素臣首列，不得已，這日力疾入朝，擬好章冊文，公同簽押。遂於三月二十四日，恭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諡，曰：孝肅貞順，康懿光烈，輔天成聖睿皇后。是日告廟，遣徑王祐禩行禮。天子復准素臣假期，四月內奉安山陵典禮，已改命劉健攝事，以便安心調理。素臣哪裡放得下心，又恐水夫人奔喪，一路勞頓，愈益愁煩。誰知天子於大事之次日，已差內侍馳驛至吳江，宣太皇太后遺囑，阻住宣城太君奔喪。水夫人聞訃痛哭易服，合府衰麻，持三年喪不敢違詔。只得命文鵬夫妻、田氏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俱奔喪進京，單留文甲、文由夫婦在家服侍。

田氏等於五月初十日到京，忽見素臣枯槁之容，大驚道：「相公何不自愛，羸瘠若此？」紅玉道：「相公一心掛念婆婆，精神日減，肌肉日消。復值太皇太后之變，不食者三日，至今朝暮進一溢米，以致如此。」田氏等百般勸慰。見素臣哀毀如此，聞遺囑有百日之說，過了百日，即約同遺孀入宮，求皇后、皇妃轉奏天子，聽歸終養。天子揮淚應允。素臣見天子哀毀骨立，不忍言歸，急入宮奏天子，欲終喪制。天子泣道：「此朕所深願，但不特反汗，兼如遺囑何？」素臣泣奏皇上鑒臣苦衷允臣之奏，非反汗，亦非不遵遺囑也！」天子心感其願，復揮淚允准。七月內，令文鵬夫婦將田氏等復送回南。

八月中，素臣弟姪中南榜者復五人。十一月，文男得子，名節，十八年二月，素臣弟姪中式者四人。三月殿試，狀元顧鼎臣，四人中，兩人殿試二甲，入館肄業；兩人中三甲，吏部觀政。

天子因哀毀成疾，日重一日。至五月庚寅，病勢大漸，召素臣、文龍、文麟、劉健、劉遷、劉大夏六人人受顧命，令皇子出拜，執素臣手唏噓泣下道：「朕賴素父輔政，垂三十年，辟除佛、老，移易風俗，遂臻盛治。今當臨別，無可戀者，獨素父之德未酬萬一。巨君臣交篤，至於此極，而一但分手，為悵然耳！大皇太后遺囑，令世世子孫與素父為婚姻，勿忘素父功德。素父二十四子，除已封公、侯、駙馬、伯及儀賓外，餘俱封為列侯。朕有幼女，可字素父末子；朕太子及諸皇子，現有未聘於九人，未寧女十四人，其以九男定素父孫女富、（分）、沅、晚、則、畔、汾、前、倫為妃，以十四女字素父孫昌、晶、（四田）、劄、本、來、奮、判、制、濬、賜、哇、劍為婦。劉先生可書之於策，俟聯喪畢，各按次序，舉行六禮。素臣惶恐辭謝。

天子道：「素父勿辭，使朕得報命於太皇太后也！」劉健遵旨，即在御前，將皇女及各皇孫、各皇孫女，挨次順序，與素臣末子、諸孫、諸孫子，年歲相准，捉對列名，存於內閣。天子命太子跪於榻前，囑令：「事素父如父，諸臣如師，國事皆請命而行，勿自專也！」復謂素父：「太子本中人以下之資，賴四友切磋，至於中人。而可善可惡，若一狎群小，將猝然入於不可知之域！乞素父少留數年，如嚴師之督其子弟，庶有療乎？昔昭烈雲：『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！』此誠君臣魚水，出自肺腑之言！而時異勢殊，在平日即事屬可行，言非詭偽；在今日則不特不可行，亦不宜言。倘必不可教，亦惟有放之桐宮，冀其悔悟耳！」言訖，淚下沾襟。素臣痛哭而奏道：「臣於內閣，同諸臣夜禱於天，見帝星墜而復起，黯而復朗，朝聞鳳鳴，其聲初凄楚而後和樂，庭中萱莢已枯而復榮。卜易，同人之五皆主否極泰來之象，望皇上安心調攝，勿遽言後日事也！」天子慨然道：「朕自知二豎已入膏肓，豈復望更生之日哉！昨日欽天監奏：帝星有復起復明之象，勸朕改元，以厭此災。朕思改元乃前代典政，祖宗家法，豈可自朕廢之？未允其奏。何素父為天象所惑耶？」素臣道：「改元厭災，誠屬不經。而天象明顯，臣不敢不實奏，非聊以寬聖懷也！」天子沉吟道：「朕欲令太子即於今日日中坐朝，俟朕大故，即可衰麻從事，使吉凶不致并行。素父既有是言，姑緩其期，諸臣可退，素父其留此，與朕多得盤桓時刻，亦瞑目於泉下也！」文龍等奉旨俱出。

素臣因天子言語過多，勸令閉目凝神，陪侍至夜。見天子魂夢不寧，頻有嗟呀驚惜之意。次日辛卯，坐於床前，講《論語》「曾子有疾」一章。先將曾子一生戰戰兢兢，臨深履薄之念，推發盡情；次將曾子得免毀傷，全受全歸之幸，反覆歎歎；後將曾子嘉與門人，垂教萬世之意，剴切指示。天子聽到精微之處，忽然一身冷汗，即覺耳目頓明，心神俱適。聽素臣講畢，拱手而謝道：「朕若早逝一日，不聞正教，即目亦不瞑矣。朕自論生平，竊謂可無大過。今聞曾子之戰兢，無時無刻不如臨深履薄，則朕肆志之過，無日無之！朕雖安於天命，不為一切祈禱之事，而外念素父，內念太子，死生之際實不能忽然。今聞曾子得免毀傷，深幸全受全歸，則朕之癡迷留戀，可謂大愚！孔子雲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』朕於此時，庶得聞道矣。庶乎其可死矣！朕聞素父推發至精要處，心忽一驚，通體汗下，耳目頓覺清明，心胸頓覺寬泰；倘復加我數年，則臨深履薄之念，當無日不凜凜也！」

是日夜，天子即進一碗米飲，通宵安睡。把外面同聽講書之懷恩、裡面竊聽書的后妃人等，俱喜到盡情，奇到極致，都說：「素父是天人，怎一章書，就把皇上十分病勢，減輕了五分？」后妃因令素臣諸婿、諸孫婿、諸女、諸孫女，俱出而環跪，求素臣多留宮中數日，以救皇上。素臣道：「皇上死生之際，未能豁然，因我講書，心有所得，非我之力也！但皇上與我君臣，而恩逾骨肉。雖負病，亦當勉強服事。俟皇上起床，或進飯，然後出宮可也。」后妃等在屏後聞之，大喜，即命設榻於御床之旁，令太子、皇子等陪侍。

天子心定神清，復得素臣開導居易俟命，存順沒寧之理，魂夢俱安，自此日減一日。五日之後，已得進飯，素臣方辭出宮。至七月內，病已內去。但因不廢哭泣，飲食粗礪，惟覺肌肉消瘦，顏色憔悴而已。

十九年七月，喪畢。天子為一女、九孫、十四孫女行聘禮畢，於八月初七日，送素臣回南、天子賦詩十章，親題「古無二臣」匾額，「一德元老，萬世功臣」對聯，而百官作詩贈行。率皇太子、皇子、太孫等，親送至崇文門外十里，設帳祖餞。一切儀仗供儀，賜予迎送，俱如宣成太君。素臣單同紅豆子女并文解、文集、文虬，封侯而無官守者眷屬回家，其餘仍留於北。此番出京，素臣之快樂，自不消說。紅豆及上下諸人，無不歡天喜地，如逢恩赦，只苦了遺珠、鸞吹兩人。遺珠因老母既離，兩兄俱去，固黯然消魂；鸞吹之視水夫人如親母，素臣如親兄，一旦俱離，亦淒然欲絕。臨別時，淚如泉湧，哀感旁人。

三營將弁送至河西，各各俱回。獨賽呂送至天津。素臣留上坐船，取御賜潑酒二十斤，分貯兩壇，令照前在福建時一氣飲乾之式對飲。賽呂跪謝不敢，素臣攙起，語道：「賽兄豪士，何作此狀？豈前一文素臣，今又一文素臣，改弦易轍，而不屑與飲耶？」賽呂只得舉壇而飲，卻是恭恭敬敬，不如從前之豪氣。素臣詰問其故，賽呂道：「從前與忠臣對飲，還可放肆；如今與聖人對飲，還敢放肆嗎？」素臣慚汗直下，出御賜黃金百兩贈別曰：「非以為報，聊佐兄一夕之飲。」賽呂道：「賜金斷不敢受，卻有下情上達。賽呂年過七十，本應告休。兒子賽伋生有女十餘人，諸孫、孫女數十人，家累甚重。現做應天撫標游擊，所得俸祿，不夠養家，仗著賽呂幫貼，以此不能乞休。而隻身在京，又苦菴獨。求公相鼎言，調並一處，感恩不盡！」素臣道：「總兵係游擊主將，豈能父子同方？前日皇上餞行，恩許在家食俸，我辭去一半，並請通行。凡乞休之員，俱准食半俸。弟勸賽兄不如乞休，有半俸幫財，想不憂日用矣！」賽呂大喜道：「回去即日告休。」素臣復問：「自加祿以來，職官無憂貧者；賽兄何以獨不敷用？」賽呂道：「因父子俱是窮怕的，狠知道窮的利害。凡遇兵丁吉凶之事，除官給賞銀外，必照數捐給一倍，以此不夠用了。」素臣點頭太

息，將黃金再三捺送，始受金而去。即刻草奏，請加給兵士紅、白賞銀一倍，並奏聞賽呂之言，及平日孝義之行。天子允奏，並封賽呂為孝義伯，欽賜榮歸，在籍食俸。仍命北直、山東、南直三省官塘，俱置飛遞，有朝政諮訪，及素臣有事陳奏，僅從此遞，定限七日到京覆命。吳江縣十日一請安，將合府動靜，專折奏聞。令素臣三年一朝。

素臣於九月間回家，拜見水夫人，如遺囑歸巢，啼兒得乳。說不盡，寫不盡，形容不盡的那種歡欣、那般快樂。細細的敘述時政，叩問家常，忙忙的謁祠告墓、見宗族、候親朋、拜官府，大會親族，遍燕里鄰，足有一個月光景。田氏等俱怕素臣帶病著勞，必至加重。豈知心結一桿，病不見加，反逐日見減。一月之後，靜養起來，容顏日潤，肌肉日長，飲食日增。至歲底，竟全然復原矣。自此南北諸子孫皆安於家室。二十年，素臣又添十五孫、四孫女。素臣諸子女，因國喪推遲婚姻，釗、池、仕三孫已二十二歲，獬、隼、虬、夔四兒，鵠、鸞兩女雖十八歲，而夔尚主，鸞為皇子妃，婚期皆早，無弟先兄娶，妹先姊嫁之理，遂均於是年婚嫁。是年八月，素臣弟姪中南榜首，復有三人。

二十一年二月會試，聯捷者兩人。三月殿試，呂楠狀元，兩人俱得館職。十月內，天子命北直、山東、應天巡撫，預備明年巡狩。於八月初一日，親祝宣成太君九十壽誕。水夫人大驚，與古心、素臣連上本折，哀懇收回成命。天子不允。水夫人臨末復啟皇后，只得說出實情，云「妾祖姑、祖母俱年九十，未及誕期而終。妾即幸至其期，斷不忍受賀，況敢辱至尊乎？倘蒙垂念苦情，收回成命，妾死之日，猶生之年！如不獲命，恐福薄災生，憂深命促，是皇上欲寵其生，而反速之死也！」素臣本上言：「臣母區區之見，匪石難轉，至期，即子孫亦不許行禮。如不蒙垂憐，收回成命，恐朝夕憂懼，致有疾病，以負聖恩！倘臣母得邀天子之幸，克享期頤、然後皇上因巡狩之便，一倖臣家，庶與《禮經》就見百年之意相符。臣及臣第，雖極戰栗，猶得稍免罪戾！」這兩本上去，方把成命收回，復約十年後親視之期。

二十二年，天子特詔南、北直巡撫，國子監督學：文氏一宗，俱一體選舉應試、是年，（公玘）、汜、仲、畊、略、蟲、（四田）、鷗、沉、判、佐俱完婚。素臣復得十三孫、七孫女、七曾孫。

二十三年，順天府舉神童，將文昇、文施兩個同年月日所生之叔姪，保題出去。八月鄉試，南榜中出文池、文仕、文沉並古心子二人、族子二人；北榜中出文協、文略、文畧、文蟲、文（四田）、文劍、文（公玘）、文判、文汜、文仲、文佐共十八人。兩神童廷試，俱受翰林編修。

二十四年二月會試，十八人俱聯捷、三月殿試，天子定文畊為狀元，文畧為探花，文龍、文麟力辭。天子道：「二卿亦如素父，不知其子之美耶？」因將文畊改作傳臚，文畧二甲第二，換楊慎作狀元，文略、文蟲、文釗、文仲、文仕俱二甲，文（四田）、文（公玘）、文判、文汜、文沉、文仕、及古心二子、族子二人，俱三甲。

二十五年，女鱷出嫁楚府，孫劄、本、來俱尚主，孫女富、（分玘）、沉俱成婚為皇孫妃。

二十六年，素臣、文龍、文麟各上本苦求，免子孫選舉鄉試，以留寒俊出身之路。天子勉強允准。是年，素臣七十正壽。因水夫人七十、九十未慶，先期上表懇辭恩禮，並遍札親知，不受賀祝。天子允奏，亦諳約十年後，為素臣大慶八十壽誕。

二十三年至是年，素臣又添二十二孫、六孫女、三十三曾孫、三曾孫女。至素臣壽日，但率妻妾子媳孫女孫曾，叩拜北闕祖先，及水夫人前行禮。水夫人謂素臣：「子孫之盛，至於此極。汝雖有勞於世，究問以克膺此福乎？我意欲將皇上前後所賜金銀，做些善事，稍答天庥。而現在河清海宴，年時諗熟，民間蓋藏豐盈。疫病不作，獄無罪人，野無乞丐。道路橋樑處處修整，禽獸草木各遂生成，竟至無善可為。其與諸媳、諸孫等，各為設想，裁酌而行。」田氏道：「目今年歲屢豐，官倉收糧時難免狼藉，若令天下官倉，俱設大役，專掃收狼藉米穀，亦為有益。」璇姑道：「杭州城內，皆有竹木為屋，歲有火災。側媳前在湖邊，曾聞一城俱燼，滿城男女俱奔逃城隍山避難。若能易磚瓦，亦一善政！」素娥道：「庸醫治病，每至殺人。若著一書，使脈症明若列眉，方治按圖可索，兼備載急救、猝死、中毒諸方法，似亦稍有益於在生。」湘靈道：「今時文教大行，窮鄉僻壤，無處不有師塾，難免作踐字紙。若多置竹簍，專人收化，亦敬惜聖賢遺意。」天淵道：「軍營中將弁兵丁有過，責以木棍，不過薄示其罰，與地方衙門笞杖不同。但木棍笨重，轉不如竹板之輕，若責者不慎，往往傷及筋骨。宜令兵部議改，或改用皮鞭，或創設藤杖，亦合體恤之意。」紅豆道：「每見官府出門，隨從人役，衣履襤褸。若風雪之日，赤足奔馳，尤為可憫。宜將各衙門役食，照現在官祿加給四倍，冬夏兩季，由官制給棉衣褐袴草鞋箬笠等物，庶暑雨祁寒，稍減勞苦，未始非逮下之恩也。」素臣將諸人所言，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諸媳各有所見，事雖細微，亦為太平之缺陷，汝即照辦可也。」

素臣諸子自文龍、文麟入閣，其餘尚主者，皆居京中賜第。因素臣壽辰，請假回南。到了十月初旬，仍各帶眷進京。舟抵清江，改早就道。文龍、文麟先行馳驛，令諸弟護著家眷，按站而來。因天氣漸冷，運河水涸，怕得守冰過年趕緊攢進。不料欲快反緩，會逢其適，路上倒有起耽擱來了。這日十五，在濟寧州動身。因文龍末子，同素臣幼子，都是太君壽誕降生，一樣身材、面貌，年俱十四，在途叔姪同年，講些經史，甚相親熱。文昇係鳳姐鍾愛，讀書之外，不許旁鶩，朝晚跟在面前，還覺風吹肉痛。這驢郎文藝固是超群軼類，恰稟素臣天生神力，彷彿文龍。紅豆雖也疼惜，這些上卻一毫不管。在京之日，一出書塾，即往射圃，有文寤、文長供其奔走，選些三營少年兵丁，操演騎射步射。自己也會騎馬，挽轡顧盼，常與金硯兒子金忠並騎而馳。這金忠長驢郎兩歲，膂力天生，真堪伯仲。素臣知覺，因他選尚六主，本有統領宿衛之職，借此演習武藝，將來亦有用處。但囑咐成全、伏波、金硯小心監視，以防墜馬、流矢之禍而已。

素臣回南，諸兄篤於友誼，也不禁制，以故年甫神童，本領高出府僚之上。秋間拜壽，府中也有射堂，奈水夫人自榮歸之後，即不許家人僕婦們操練武藝，以避外人駭聽，連天淵也技藝生疏。加以八、九兩月，應酬甚繁，柳營中幾無人跡，文驢好不暢意。到得山東境上，眼見康莊大道，未免技癢起來，因與昇兒私議，舍車而馳，令其在後緩轡隨行。文驢駕輕就熟，不須授綬贈策。昇兒從未騎過，兩個人左右護著。偏是騎的紫駿馬，四蹄緊快，不上五六里路，家人已趕不上。望見文驢從樹林中穿出，文昇偽伏馬背，沒命跟跑，倏忽不見。文驢家人也趕上來，分路去尋，哪裡有處蹤跡？車夫等停候道旁，日色已西，看看後面家眷車輛已齊，只得駕著空車，跟了到店。鳳姐等曉得此信，十分著急。蛟吟道：「這裡道路坦直，並無歧徑，只有往曲阜縣城一條叉路，尚在沿山過去，未必走到那邊，且看四個家人回來再說。」鳳姐咯放了心。

剛在店房收拾停當，只見南邊來了兩個家人，趕得氣喘汗淋，要見少太太。鳳姐喚他進來，問：「府中何有急事？」家人稟道：「小人們是太夫人主意差來的。初三日，府中太太們在園中玩賞四靈，那條青龍，是見人不避的。兩位小少君見他朝著太太們點首，扶住它的龍角，跨將上去。施郎在先，才得坐好，那青龍把頭一昂，掉轉尾巴，龍爪早已離地數尺，頃刻間騰上空中。銘郎大聲呼喊，驚動太太們都來看視。那龍身愈騰愈上，漸漸被雲氣遮住，看不見了，竟是上了天了！太太們駭極，個個擔憂，要想瞞過太夫人。不知哪個小丫頭早去通報，太太們到太夫人那裡，個個受著埋怨，轉是老太師爺說的道：『騎龍昇天，古今所無。我已起過一數，施郎斷不至有性命之憂。就是到了外國也不妨也！但這條青龍原從京裡下來，怕仍向北路而去，只須叫人往清江山東一帶尋訪，或者落下來也來可知。』到第二日，老太師爺同太夫人都做了一夢，施郎稟道：『已在外國結婚。』要老太師爺、太夫人就在夢中許他。又聽說忠勇、恭讓兩大夫人亦起過什麼數，說這日干支，與施郎生肖配合，定有結婚外國之兆。太夫人因此即打發小人來此，通知家眷，叫跟隨的人幫著尋覓的。還要趕到京中，叫大太師、二太師到四夷館中訪問哩。」鳳姐聽完，嚇得發抖。蛟吟曲譬罕喻，稍稍寬慰。

文昇家人回來，說知騎馬入林情節，蛟吟道：「昨日在路，看見前面有山，這樹林之處，必是已近山腳，並非進京大道之上了，不知錯走到哪裡去？你們分路尋訪。那兩個現在未回，或是尋著也算不定。」各人心下狐疑，不知吉凶禍福。連文鳳、文鼈、文騏、文彪、文駿及一班兄弟姊妹，一夜不曾安睡。

眾人都揣叔姪同行，哪知文昇仗在馬上，拉著韁繩，勒又勒不住，放又放不掉，聽他亂跑。約有時許，望著前面文驢人馬，一

些影子都沒有了。路上雖有幾個人，卻從哪裡問起！初則沿著山腳，繼而山在馬後遠遠望見城牆，心忖此是何處？倘走到那裡，投奔誰家？好生慌急。幸而馬蹄漸覺從容起來，不至顛播，因盡向前面去。不防左邊另是一條大路，有幾個人騎馬而來，心下頓喜。那馬也不先不後，俟幾匹馬過去之後，一直跟上。不料後面還有一輛轎車緊接而來，恰被隔住。馬上的人，回頭看見文昇，滿面怒容，大嚷大罵，揮過鞭子要打。文昇陡吃一驚，那馬亦跳將起來，幾乎跌下。正是：

超乘無心馳絕板，長途誰為指迷津

總評

周太后崩於弘治十七年三月。四月，合葬裕陵，皆依正史。惟一帝一後，自太祖定制以來，數世遵守。獨周後不喜錢後獨嗜。當時純廟信任內臣，遂聽其私。媚周後為左右二隧，空一道以待。後孝宗欲遵祖制而礙於移錢後梓宮，故仍合葬，然是時無人揭明此意，讀者存疑。故以素臣一論，彌正史之破綻，非閒文也。

遺囑百日之說，因素父病，在大事之先，早有乞骸之請。天子特假周後遺命以允之。而素臣因此轉動感激馳驅之念，見天子哀毀骨立，不忍忽然捨去，自請終喪。是君是臣，有一無兩。雖欲不躋世於唐虞，不得也。

田氏約同遺珠入宮，而懇后妃轉奏天子。君臣之間直如家人、父子，尤非古今進合之隆可比。

天子因哀級而成疾，已至彌留。乃以素臣正論，頓覺霍然。此即枚乘《七發》之意也。特兩人情事迥非客與楚太子可比耳！蓋素臣既已得志行道，二氏之除，甫十餘年，苟依正史實事，則正德之為人，豈堪與孝宗並論？而素臣功名震主，安知不更逢成化之世？設君心游移，而群小復進，已成之業勢且一敗塗地，作書者亦何取此十餘年之太平也耶？帝星復起，顧命取回。且於天子口中醒出改元厭哭一語，刻意經營，良工心苦。

居易俟命，存順沒寧，非老子達觀淡忘之說可該其旨。聖賢之學，踐形盡性，必有著實功夫，然後能造斯詣。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曾子於疾甚時，召語弟子，良有以也！

喪畢完姻，自是會典定制，而居國母之喪，乃能絕欲，且自戒以及其子孫，此非古今名臣所盡能者。有素臣之德與學，居素臣之位與分，然後哀痛迫切之情，發於至誠，不能自己，豈偽為哉？

飛熊身為總兵，處武員之極地，其子賽伋又為游擊，而眷屬數十人至不能贍，此非言武員之窮也。天丁太平，尊官無所取於卑，卑官無所取於民，則營伍中虛冒剋扣之弊，及節壽陋規，屬弁饋送自不消說。舉此以例其餘，蓋極寫大平之盛軌耳！

每閱數年，必綜敘素臣生子、生孫、娶媳、嫁女、中科、發甲。而讀者不厭其煩，甚至一回之中，先後數見，絕無沓冗繁複之病，總以見辟除佛、老，去萬世之殺機，其功德及人即真如書中所云，子孫之盛猶覺未酬萬一也。

天下之治，竟至無善可為，而田氏等設想諸事，乃在極瑣極細之處，搜尋出來；且各就其人身分，所處識見，所到而言，初讀似覺婦女志趣、庸庸無奇。而仰知欲做善事，至在此等處設想，真無善可為之勢也。韓房小語，不禁為之神往唐虞。

叔姪三代，同年月日各有夢徵，而一應則一齊俱應。此種奇事，曠古所無，不知除滅佛、老大功，天之報施者，已至知無可報施，不得不以絕無僅有者出之。其事雖奇，其理卻正，懷恩所云：「怎稀奇祥瑞之事都出在公相府中？」當時亦有此意。